

第二辑

读海新探

山东教育出版社

语 海 新 探

(第二辑)

山东省语言学会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济南

语 海 新 探

第二辑

山东省语言学会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印张 132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40

ISBN 7—5328—0644—8/H·25

定价：2.00元

前　　言

1985年10月，山东省语言学会在泰安举行第三届时会期间，常委会曾研究决定：

一、由姜可瑜、张鼎三、杨克定三人担任编委，编辑《语海新探》第二辑；

二、该论文集应体现“以我为主”的特色，即：尽量收入我会会员尤其是在历届年会中涌现出来的优秀论文，但也酌收少量高质量的外稿；

三、为使更多的会员有发表论文的机会，所以，已在第一辑《语海新探》中发表过论文者，这次不再收录他们的论文。

1986年5月，我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不幸逝世。对这颗语言学界的巨星的陨落，我们深感悲痛。这不仅由于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而且也由于他十分关心我省语言科学的成长和发展。1980年5月他还亲来济南祝贺山东省语言学会的成立并发表了讲话。值王力先生逝世周年之际，为了表示对他的怀念，我们特地编入了有关的内容。

《语海新探》编辑组

1987年5月　济南

目 录

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	王 力 (1)
《论衡索引》序	王 力 (9)
《古人名字解诂》序	王 力 (11)
忆王力先生	杨克定 (13)
信息处理用汉语词语集的理论和实践	盛玉麒 (19)
汉文辅助字输入码	丁天铎 (28)
《辞源》处理通用字的几个问题	张宇平 (42)
“垂天之云”的“垂”	张传曾 (50)
议“束脩”	单传夫 (59)
《尚书·周书》中所见周初书面语词汇的几个特点	王绍新 (66)
“分野”考辨	吕季明 (81)
论主谓谓语句的范围	武传涛 (91)
“述宾补”说优于“兼语式”说	戴婉莹 (100)
主谓宾语句中主谓短语的原有语气受到制约的几种情况	张 鸿 (108)
浅述科技术语的转义新用	胡以德 (117)
今不读去声的古次浊音入声字	陈 刚 (127)
《切韵》音系性质再议	李行杰 (133)
方言词考本字与词语解释	刘凯鸣 (149)
浅谈入声塞音韵尾的演变	董绍克 (159)
牟平方言语法调查	孔昭琪 (171)

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

——在山东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王 力

山东省语言学会举行成立大会，我从北京前来祝贺，敬祝大会成功！

我们要发展我国的语言学。语言学属于社会科学，语言学是能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发展中国语言学，是我们语言学界既光荣又艰巨的政治任务。现在各省市的语言学会先后成立，这就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值得祝贺的一件大喜事。我在这里，一面祝贺，一面表示一点希望：要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

中国的语言学是源远流长的。早在两千年前，我国语言学就已经产生了。那时不叫语言学，可以叫语文学。从广义说，语言学也应包括语文学。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也可以说四个阶段：第一，以文字训诂为主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它是研究文字的；还有研究训诂的，这便是《尔雅》。第二，以音韵为主的时期，代表作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此外，宋代一些韵图也是代表作。韵图的学问叫做等韵学。等韵学来源于印度，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古代也有洋为中用，等韵学就是一例。第三，是

文字、音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语言学派，通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文字、音韵、训诂样样搞得很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是中国语言学全面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黄金时代。第四，我们叫它洋为中用时期。如果把近人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也看作是洋为中用的话，那末这个阶段从上个世纪末算起到现在只有八十年的历史。在这八十年中，我们吸收了西方语言学，回头研究我们自己的汉语，这就使中国语言学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在，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语言学，需要注意解决哪些问题呢？我想就以下三个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语言学的现代化问题

我们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吗？其中应该包括语言学的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了解语言学的国际形势。现在世界上语言学已经进展到什么地步了？都有哪些语言学派？我们要了解，要学习。了解清楚了，学懂了，才能超过他们。所以，我在北京大学常常说，我们要知道世界行情。我认为，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世界上的学术成果，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并没有一个语言学派是任何一个国家专利的。比方说吧，“音位学”是波兰语言学家Baudouin de Courtenay（博顿·德·古尔特内）首创的，但很快就传遍全世界，为捷克布拉格学派所接受，英国语言学家Daniel Jones（琼斯）等人也为它宣传。所以我们学习国外先进语言学是洋为中用，并不产生崇洋媚外的问题。

在“四人帮”专横时期，北京大学翻译了几本结构主义的

书，准备作批判用。当时也派我翻译了 Jakobson (雅各布孙) 的《语音分析初探》，我觉得很好，很科学，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只有一点，他说语音和颜色有关系，我很怀疑。但我只能怀疑，不能否定它，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未发现的真理，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认为，新兴的语言学派，不管是结构主义也好，生成主义也好，其他学派也好，都值得我们研究。其中有一门学问叫信息处理——汉字编码就是信息处理的一种——是直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更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最好我们学好外语，能直接阅读原著。否则，至少可以看《国外语言学》杂志，粗略地了解一些世界行情。

当然，也不是一切新的都是好的。有些貌似新的东西，却可能是一股逆流。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去鉴别好坏。这里所谓马克思主义，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近年来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结构主义的文章。例如王家炎先生的文章，就对结构主义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它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有缺点，评论得比较中肯，值得一读。外国汉学家的著作也值得看，这也是世界行情问题。最近，我看美国一位汉学家写了一篇论文讲“内外转”，就比我们讲得好。“内外转”问题，过去我们一直没讲清楚；这位美国汉学家却比较简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拿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凡有真二等字的韵摄就是外转，凡没有二等字或只有假二等字的韵摄就是内转。我准备在修订我的书时把他的见解吸收进去。我们应该吸收外国语言学家包括汉学家的研究成果。

二、传统语言学还要不要

所谓的传统语言学，指的是原来西洋那套语言学。现在既然有了许多新的语言学派，那末传统语言学还要不要？我认为，不但要，而且必须好好研究，大力提倡。甚至可以说研究它比研究新的语言学派更重要。传统语言学在欧洲是旧的，在中国还算是新的。前面说过，从狭义的概念说，中国的语言学只有八十年的历史。在此以前，中国只有语文学(Philology)，没有语言学(Linguistics)。现在中国懂得语言学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认为，我们培养语言学人材，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普通语言学即语言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学习语言学理论，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研究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我们天天说汉语，但却研究得很不够，不但汉语的历史研究得不够，就是汉语的现状——现代汉语也研究得很不够。从前我写过几本语法书，都在序言里强调：要研究好中国语法，必须先懂得普通语言学。就是说，要研究好汉语，就必须靠语言学理论来指导。

为了学好语言学，先要学好外语，至少先学好一门外语。因为许多重要的语言学著作都是用外语写的，还没有中译本出版。即使有了中译本，也不及读原著更能领会其内容。再者，外语本身就是很好的语言学材料。我记得，我的老师赵元任先生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如果我们多懂一种外语，特别是不同语系的外语，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界，使

我们懂得我们汉语的特点是什么。因此，多懂一种语言，就多掌握一份语言材料，对语言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学好语言学，最好能学点自然科学。近来有人主张，语言学不属于社会科学，也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种科学。这话有相当的道理。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在未发音以前，有一种“语象”，那是心理作用。发音的习惯，也是心理作用；听者的理解，也是心理作用。这是心理学的问题。发音时，有肺呼气的作用，有声带的作用，有唇齿的作用。这是生理学的问题。语音发出后，在空气中传播，这又是物理学的问题。物理学最重要。学语言学的人，需要学一点声学。现在有一种新的仪器叫语谱仪，就是运用声学原理来研究语音形状的。还有数学也很重要，语言研究中的许多领域都牵涉到数学；学语言学的人要学一点数学。我一生吃亏在没有读过中学，没有学好数理化。我在这里现身说法，希望青年同志们学好数学和物理，以便更好地学好语言学。

学习语言学，既要学新的语言学派，又不要轻视传统语言学。因为新的语言学派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传统语言学的发展。结构主义的老祖宗是Ferdinand de Saussure（索绪尔），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1906—1911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讲稿。他的“一切自相联系的”理论，就是结构主义所谓“语言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根据。Daniel Jones（琼斯）在讲述音位学的时候，他说Baudouin de Courtenay（博顿·德·古尔特内）所谓“生理学音标”和“心理学音标”相当于Henry Sweet（亨利·斯威特）在《语音学手册》中所谓“窄式音标”和“宽式音标”。而Henry Sweet（亨利·斯威特）的《语言学手册》则是1877年出版的书了。因此，

我们要研究新语言学派，也要研究传统语言学。

我们学习语言学理论，不是消极的接受，还要力求发展它。现在普通语言学的书多是欧美人写的，他们用的材料古代的是希腊文、拉丁文直至印度梵文，现代的则是欧美各国的语言，没有或很少引用中国的语言材料。我们身为中国人，如果能运用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研究普通语言学，就有可能发展语言学理论。

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普通语言学的研究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亟需要用语言理论来指导我们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有人说我的著作富于开创性，其实我只是根据语言学原理来处理汉语研究的问题。学习了语言学理论和欧美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研究的著作。回过头来考虑我们的汉语研究，就能开辟许多新的园地，甚至可以产生新的理论。我希望同志们这样做。那就对我国的语文教育大有帮助，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乾嘉学派要不要继承

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指段玉裁）王（指王念孙父子）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王念孙在他的《广雅疏证》序里说：“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又说：“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这是千古不刊之论。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必须学习乾嘉学派的著作，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认为，继承意味着发展。唯有发展，才是最好的继承。否则就是抱残守缺，乾嘉学派的优点没有继承下来，反而把乾嘉学派的缺点继承下来了。

乾嘉学派博览群书，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赶得上它；但是今天有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在方法方面却一定能超过乾嘉学派。这实际上就是对乾嘉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最近一位青年同志写了一篇《古无重唇音考》投寄《中国语文》，《中国语文》编辑部把稿子退回来了，加上一个评语说：“观点很深，但是证据不充分、说服力不强。”这位青年同志想不通，他搜集了二百多个例证，为什么说“证据不充分”呢？我说，《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意见是对的。你的论文想用谐声偏旁和异文来证明古无重唇音，其实只能证明上古唇音轻重不分，不能证明古无重唇。钱大昕也可以用同样的事例去证明古无轻唇音。那么，为什么钱大昕“古无轻唇音”的学说能为人们所接受呢？这是因为有现代方言作为有力的旁证。比如现代闽方言没有轻唇音，现代粤方言微母仍读重唇，现代吴方言微母字白话仍读重唇（如“味道”的“味”，“袜子”的“袜”，“问路”的“问”，“忘记”的“忘”，声母读[m-]，而不读[V-]），现代客家话不管文言白话，微母字也多读重唇（如袜[mat]，微[mɪ]，尾[mɪ]，问[mun]，网[mɪŋ]）。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古无轻唇。

上面所说的那位青年同志犯的是逻辑推理的错误。他的大前提是：“凡古书中轻重唇混用的字都是轻唇字”，大前提错

了，结论自然也就错了。方法错了，即使写了千篇论文，也将是劳而无功。

我们应该学好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可以纠正语言研究方法上的错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明显地教人运用正确的逻辑推理（如他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就首先批判了机会主义者韦斯顿在逻辑上的错误）。列宁经常教人写文章要有逻辑性。恩格斯屡次赞扬比较语言学，因为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是科学的。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最重要的是要讲究科学方法。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学习科学方法，将是一生受用不尽的。

1980.5.27

《论衡索引》序

王 力

《论衡索引》是一部相当有用的工具书，我很高兴这一研究成果问世。

我强调它是研究成果，是因为有的同志不重视编纂索引的工作，不承认一部科学的索引著作也是学术著作。

索引之学，应当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国外，索引被认为是一种“方便指南”，不仅是“学海中的航帆”，社会交往也离不开它。有许多著作就是专门研究索引的理论和应用的。在我国，索引又叫引得，这是英文index的译音借词。过去燕京大学有个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曾编印中国古籍引得六十几种，被誉为“学林之宏举，不朽之盛业”。著名学者、作家叶圣陶先生曾亲自动手编纂成功一部《十三经索引》，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主编过一部《尚书通检》。这些索引著作，尤其是叶老的《十三经索引》，一版再版，至今仍为科研、教学必备的工具书。所以，我们非但不能轻视这门学问，还要大大提倡和发展这门学问。

自然，我们现在编纂索引应当采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湘清同志送来他们编纂的《论衡索引》书稿，我看这部索引就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区别于过去的逐字引得，这是一部逐字逐词引得；第二，区别于其他索引著作按篇名先后排列例

句，这部索引的例句全部按音序排列；第三，它采用了多种现代通用的检字法，便于读者查用；第四，它首次将计算机引入古籍整理领域，为古籍整理手段现代化作了有益的尝试。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从事这一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索引著作不断编纂出版。

1986.1.31

附 注：

《论衡索引》是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由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语言组和武汉大学语言自动处理组合作完成。全书四百余万字，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王力先生生前对该项目非常关心，亲自为之作序。

《古人名字解诂》序

王 力

吉常宏同志的《古人名字解诂》是一部好书。

王引之曾写了一部《春秋名字解诂》，此后有俞樾的《春秋名字解诂补义》，胡元玉的《驳春秋名字解诂》，王萱龄的《周秦名字解诂补》等，那都是解释周秦名字的。吉常宏同志这一部《古人名字解诂》则是自先秦至清代，洋洋一百万言的巨著，其精力过人，殊甚钦佩。

旧说婴儿出生三个月由父亲命名。男子二十岁成人举行冠礼时取字。《礼记·冠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称人以字，表示尊称。尊辈对卑辈称名，卑辈对尊辈称字，平辈亦称字，自称以名，对师长及同学亦称名。

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又如颜回，字子渊。（《说文》：“渊，回水也。”）有的名和字是同义词，例如宰予字子我，樊须字子迟（“须”和“迟”都是待的意思）。有的名和字是反义词，例如曾点字皙，（《说文》：“点，小黑也。”“皙，人色白也。”）朱熹字元晦。

汉代以后，人多以典故取字。例如汉末刘桢字公干，取自《书·费誓》“桢乃桢干”。唐代白居易字乐天，取自《礼

记·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乐乎天命复奚疑”。宋代王安石字介甫，取自《易·豫卦》“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岳飞字鹏举，取自《庄子·逍遥游》“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明代王守仁字伯安，取自《论语·里仁》“仁者安仁”。

由此可见，要写一部《古人名字解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深明字的古义；二是熟读经书，兼及子史。吉常宏同志博闻强记，古文底子好，所以他有能力写出一部《古人名字解诂》来。

1984.11.29